



# 陈人斋和他的助学金点子

陈连清/文

陈人斋是箬横中学退休老校长，年逾九旬，满头白发，却身骨硬朗。

他做了大半辈子的校长，自1952年参加工作以来，先后担任横湖小学、坞根小学、城北区中心小学、温岭五七学校（高中）、松门中学、箬横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一生从教，躬耕不辍，桃李芬芳满天下，曾获全国优秀教师、浙江省春蚕奖和市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他是他在温岭五七学校任任职任教时的学生。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百废待兴。温岭五七学校创办之初，在大片荒凉的盐碱地上办学，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水泥路，只有两间旧教室，还有一排仓库屋，生活十分艰辛。陈老师带领全校师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获得了教学和劳动的双丰收，谱写了一曲盐碱地上垦荒育人的壮丽之歌。刚开始一段时间，我们以稻草铺地，睡在泥地上；陈老师一家人挤在一间仓库屋里，棉虫爬满墙壁和衣被，令人发怵。两年读书时间虽短，但这些镜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脑子里，宛如昨日。陈老师以身作则，率先示范，是我们全校师生奋力前行的力量源泉。

1992年，陈老师退休回家，住在箬横镇街头村。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个做惯了的人，总想找些事来做。我的人生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乡亲们支持。1953年，我第一次被选为人民代表，就是本村乡亲们选出来的。我的子女为我在城里买了养老房，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很好，但一直空置着，我时时想着要为家乡继续做些什么。”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家乡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发挥余热。

他把自己的日程排得满满的，犹如上紧发条的时钟。比如，在课余时间给学生讲故事，为村里出黑板报，办起家庭图书馆吸引学生阅读，撰写校志和村文化史等乡土教材……他说，在岗时当了41年校长，现在这一干又是32年。他因此屡屡被评为先进退休干部。

在我印象中，温岭五七学校初创阶段没有水泥路，他就发动师生挑碎石来铺路，没有电就买来柴油机自己发电，没有自来水就用明矾沉淀，一个个问题总能迎刃而解。退休后，陈老师以出色的行政领导能力和看问题的慧眼，继续发挥余热，碰到困难时总能找到解决办法，将“新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他不断琢磨着，并走村入户，向村干部询问，经周密的调查研究，找到了新的方向。

他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敏锐地觉察到，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这个领域有许多事情可做，还很迫切。十几年前，本村企业发展壮大，如鸟巢电器厂、龙昌机械厂等纷纷回乡办企业，这一下外来务工人员增加了200多人，在学的流动儿童每年增加十五六人；本村外出经商做工的家庭有一批留守儿童，每年在学的有20多人。这些学生的家长都是农民工，家境不怎么好，是社会上的困难群体，尤其需要“雪中送炭”。这些儿童如不给予足够的关怀，很容易辍学，或因家庭的各种牵制而无法学好。他暗自思忖：我凭借几十年的教书经验，可以帮助这部分困难农民工子女完成学业，这是一项慈善工作，我何不把自己的优势和慈善助人结合起来，尝试这方面的工作呢？

打定主意后，他先从组织上入手，建议村里成立关工委。关工委如期成立后，由他担任顾问，再以组织的名义对这批儿童进行帮扶。他以老校长的“面子”，与当地中小学逐个协调，实现了流动儿童入学免收借读费；每到节假日，他把这批学生约到家里，帮他们批改作业，把家里图书馆的各类书籍开放给他们阅览。他的家就成了“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之家”，陈老师像个孙行者，儿童们像花果山上的一群小猴，一呼而百应。

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务工，有的由爷爷奶奶照看，有的托左邻右舍看管，其中有三四个同学中饭没有着落，老师就叫他们在家免费就餐，师母及子女买菜的买菜，烧饭的烧饭，供水的供水，忙得不亦乐乎。陈鑫迪以及吴同学兄妹等因父母常年外出挣钱糊口，中饭也安排在了老师家，由于常年吃在一起，大家亲如一家。吴同学因发奋努力，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沈同学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陈青青、陈英豪被镇关工委评为“少年孝星”；陈鑫迪考上了温岭中学，大学考上了上海交大，并成为该校的研究生。2017年“三改一拆”后，企业减少了，农民工也减少了。但因为陈老师照看、教授得好，许多家长“赖着”不走了，继续在本村租房，把孩子留在本村，自己则来回奔波。

我还听到过这样的例子，这也是我动手撰写此文的直接动因。有个学生叫张鹏，父母双亡，奶奶病重，家境十分困难，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陈老师为了不使他失学，把这根风筝线接过来，将这个非亲非故的学生当作子女一般照顾。陈老师三番五次上门动员他人学。入了学，没有衣服和学习用品，陈老师叫师母给他做衣服，每月供钱给他买书簿纸笔；放学时，把他接回自家，并让他进家庭图书馆阅读各种书籍，教他识字、写作业；上了初中，学校变远了，陈老师还为他配了一辆自行车，初中的生活费用由师母给予。学生的生活费有了陈老师接济，而家里的奶奶生活无着，如不安排好，学生照样会辍学。师母便隔三岔五给她送吃的和用的，如蜡烛、火柴没了，师母都会送去，也常给些零用钱。张鹏初中毕业后，陈老师与镇政府和市关工委联系，推荐他去台州一家职技校免费入学。进校后，张鹏学习掌握机床技术，成为一名技术型人才。

我惊讶，年事已高的陈老师，竟如同一个陀螺不停地旋转，这和他没有退休时有什么两样？诗人臧克家的《老黄牛》诗云：“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老当益壮、不辞辛劳的陈老师，有的不正是老黄牛精神吗？我还意识到，老干部发挥余热要有新思路、新视角、新办法，才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陈老师把教育与慈善融为一体的成功实践就是一个明证。

## 站在新河寺前桥上

●丁海明

遥想  
小贩吆喝的声音  
与市民腰间铜板互相撞击  
河水泛出的涟漪  
被掠江而过的白鹭  
街起，在夕阳里，微微泛红

五拱石桥  
一百零八根石柱  
见过摩肩接踵  
看过琳琅满目  
飘过姜汁面，乌饭麻糕的香味

桥上的夜月  
无言地照过寺前的桥和桥后的寺  
而今桥在  
寺不在了  
长沟流水照一湾过去的水

繁华湮没 风流消散  
清朝的雨消瘦在佝偻的桥栏上  
“人无病涉”，“水不扬波”  
耳边依稀响起了儿时的歌谣  
“新河所，所四门，门门走马。  
寺前桥，桥五洞，洞洞行船。”

## 追光者

——献给松门义工队

●叶兴方

一朵朵灿烂的灵魂之花  
开启了向善的始程  
没有在孤独困惑中徘徊  
借大海的力量撑起一片鲜红  
闪耀的星光染红了东方之角的灵动  
厚实的土地培植起偌大的慈善之林  
他们是追光者，在慈善的大道上  
不断展示燎原之势  
红色传播着星空的宽广

从小微走向强盛  
从一角之隅走向更广阔的彼岸  
那些从偏僻山坳里释放的呼声  
总能被慈善的信号接收  
区域从陆地伸向大海的肋角

一个个暮沉的身躯，带着僵硬的挣扎  
用颤抖的五指勾勒起前行者心的波涛  
动容的背后浮泛辛酸  
追光者的意志披风斩浪  
他们目光坚定持之以恒  
普通而平淡的举止汇河成海  
那是一幅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画面

我来了，当需要的信号发出  
佩戴慈善标识的志愿者在红的辉映下  
贯穿于陆地与海岛的轴线  
将社会的正能量之火燃烧  
山脊窝里，马路上，老人公寓  
红帽子的身影像太阳在发光发热  
他们不图回报  
心中始终流淌着清澈的执念

从理发到修缮房屋，从慰问到排忧解难  
爱心早餐，爱心百人宴，抗台防疫  
一桩桩，一件件彰显定力  
他们胸怀大众  
大脑里永远开拓着远大的格局  
他们不满足于地方  
千里之外学子的冷暖困难  
也装进了他们的心里  
一包包凝聚关怀的物资邮往大山学校  
四川，贵州，青海……  
而深藏的情感也随风飞越而去

公益活动成为他们的坐标  
雷锋精神在这些现代红的身上传承交接  
荣誉是高山上的一面旗  
成绩是团队逐梦奋进的航标  
爱的足印镌刻在松门的山水间

树的茂盛离不开土的滋养  
奉献爱心需要更多人参与  
众人抱团拧成一股绳  
力量的作用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社会风尚的气正清明需要  
伟大无私的质地将祖国大地浇灌

## 那些租房的岁月

解优/文

上世纪90年代，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十分羡慕能租住在城里的弟弟，记得弟弟租住在横山头的一间民房里，当时还属于城乡接合部，房租相对比较合理。到了假期，我进城参加培训，终于有机会体验一下城里人的生活了。到了晚上，我坐了好几趟公交赶到横山头。弟弟的房间不大，而且没有装修，但是有一个挺大的浴室，还有一个大浴缸。因为没有热水器，弟弟几乎从不用浴缸，已经习惯了洗冷水澡，拿着淋浴头就往身上冲。我学着弟弟的样子冲澡，没有吹风机，睡前整个头还是湿漉漉的。睡了一晚后，我第二天就发烧了，但还是坚持参加了培训。

后来，堂弟小波也进城工作了，租住在小南门的大元桥附近。为了节省房租，他和朋友阿鹏合租，我偶尔会去探望他，也就结识了阿鹏，我们三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过了一段时间，堂弟去上海发展了。每到周末，我就去城里找阿鹏蹭他房子住。条件很艰苦，没有淋浴器，洗澡要跑到外面的公共浴室。阿鹏非常节俭，被子都是破的。冬天的时候，被子的棉絮好多都裸露在外面，我们就这样抱着破棉絮，度过了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夜。

几年过去了，阿鹏去宁波发展了。后来，我到城里工作，首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安身之所。于是，我借了一辆破自行车到处找房子，大部分房租很贵，我找遍了城区也没找到合适的。但天无绝人之路，我在小河头村找到了一栋民房，房东是外地人，嫁给了当地村民。她答应给我房租便宜一点，条件是需要我辅导她女儿做作业，我满口答应。但问题随之而来，有时候我在外面忙碌，房东会打电话来催促，我就得赶紧回去。

周末，单位的食堂静悄悄的，我不得不四处寻找果腹之地。房东的善良让我难忘，记得有一次，她为我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那香味仿佛穿透了岁月，让我突然找到了家的味道。出门忘带钥匙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候回来晚了，房东早已入睡，大半夜在外面又不好意思大喊大叫，只好在公园里熬过漫长的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房东告诉我房子不租了，叫我另去找地方。我苦苦哀求说自己搬东西不方便，只要她不赶我走，我宁愿多付一点房租，但最终还是被请了出去。

都说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很幸运，我在附近又找到了一栋民房，这家房子十分气派，有个大院子，院里有两只石狮子，据说房东儿媳的娘家是搞石雕的，这两只石狮子就是她的陪嫁物品。虽是“豪宅”，我只能租住在光线较差的小房间里，价格却是原来房租的两倍，但我仍然很满意，起码离原来的租住地不远，搬家方便。

门前有条小河，河边有个木头凉亭可供我在里面发发呆以度日，早上起来可以爬一爬石夫人峰，虽说寄人篱下，但日子悠闲而又自律。我在“豪宅”的时光大约两年不到，房东说他们一家人要到外面去做生意了。我明白了，我又要搬家了。经过四处打探，我得知岩下村附近有民房出租。经过实地考察，我看中了一栋六层的通天房，怎奈好的楼层房租都很贵，只有六楼有一间房价格比较亲民。虽然当时天气热，但好歹有空调和浴室，外面还有阳台可供洗衣。对面就是青山，早上起来便能和山对视，让我不禁想吟咏一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每天攀爬六楼，我丝毫不觉得累。然而，搬进家门那天是极为艰难的，幸亏有老母亲帮忙，才把那些积攒了多年的杂物一件件搬上了六楼。房东是位名副其实的包租婆，两栋通天房大多被改建成出租房，她几乎不上班，坐收房租，闲暇时去跳跳广场舞，练练太极拳。她收房租很积极，只要我稍微迟一天，她便会“咚咚咚”地敲我的门。得知我会打太极拳后，她也会兴致盎然地和我聊上几句，说自己儿子如何不争气，这么大了还不好好工作，经常跟她要钱……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每当经过这些曾经居住过的房子，我都觉得特别亲切，就像自己家一般。它们都曾为我遮风挡雨，给我温暖，但又是那么陌生，当我匆匆离开的时候，它们便不再与我相认。正如美国作家梅·萨藤在《独居日记》中所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个地方，希望它成为我们的家，但最终我们还是离开，去寻找另一个地方。”

## 夏天的小尾巴

●李铁贤

夏天，  
是我见过最热情的人

你看，太阳滚烫  
天天把滚烫的思想传递给我们  
还有什么比滚烫更滚烫的友谊吗

你品，大地灼热  
住在灼热的家园里  
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温暖极了

你听，  
蝉儿从早到晚不停地叫着，  
要为这温暖这滚烫这灼热再添一把火

其实，  
立秋已过，处暑已过  
我很想说：  
夏天大哥哥，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饭啦

蟋蟀们开始吟唱了  
纺织娘开始奏和弦了

某人准备华丽转身了  
……

忽然  
池塘里的青蛙跃出水面  
一下街住  
夏天的小尾巴